

通俗文藝小叢書

長山和妞妞的故事

小 說



譚 連 作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通俗文藝小叢書編輯例言

一 本叢書的讀者對象主要是工人、農民及農村中的區、鄉、村幹部。

二 本叢書的內容是以文學藝術的形式，反映山東人民羣衆，在過去革命戰爭中，在偉大祖國的建設中的英雄事蹟和勞動創造，反映新山東的社會新氣象。

三 本叢書按體裁的不同，共分四類，即：小說故事，劇本，唱本（包括快板、山東快書等），詩歌。

四 本叢書貫徹地方化、通俗化的方針，要求小說、故事、唱本、詩歌能夠使粗通文字的人看懂，不識字的聽懂；要求劇本能夠適合工廠、農村的業餘劇團上演。

我到礦上不久，就認識了採煤隊長李長山。他原來是個班長，「三反」運動以後，提昇成了隊長。

李長山今年才二十八歲，高高的身材，一副健壯的身體像用鐵打成的，醬紫色的臉上轉動着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，說起話來，嗓音很高。他的年紀雖不大，可是井下的各項工作他都擺弄過。領導着大家幹活，也是有條有理，每次領導上分配給他的任務，他都能很好的完成，競賽的紅旗常常落到他的隊裏。礦上的人一提起李長山來，總是伸大姆指，稱讚他。

每到休假的時候，礦工們都換上新衣服，爬上大卡車到市裏去買襪子呀、鞋呀、新衣服呀、日記本呀，或是去看電影看戲呀。可是李長山却換上新衣服，揣着個包裹，獨自一個往秦家峪走去。有一次，我問他：「市裏多熱鬧！秦家峪有什麼

好玩的。」他笑着還沒有回答，在我身邊的一個掘進工老陳却扭着開口了：「老譚！你還不知道嗎？他的對象就住在秦家峪呀！」

後來，我和李長山熟了，就問起他和他的愛人——妞妞的婚事來，原來這小兩口的戀愛，還有一段曲折的鬥爭故事哩！

一

李長山的家原來也住在秦家峪村。家裏很窮。父母因為只生了他一個，所以他就非常疼愛他。長大了以後，李長山更成了一個身體結實、好幹活、惹人喜愛的八子。

妞妞爹楊忠厚，也是種莊稼的。和長山家是老鄰居，兩家地裏的話都是相互幫着做。妞妞比李長山只小一歲，兩個人在一塊長大，感情很好。妞妞爹肯地裏幫着跟妞妞娘說：「你看這兩個小東西，簡直好成一個人了！」妞妞娘心裏也是很高興，常說：「咱小妞妞和長山呀，正是天生的一對！」李長山的爹對這事更是一百個贊成。兩邊都盼着孩子們快點長大，早日成親，當父母的也好早放下這擔子。

事。

可是在舊社會裏，好事難成。在李長山十三歲的那一年，一天，他爹李明義借了一輛大車和一匹騾子，往地裏送糞。回來的時候，正碰上地主秦二虎的三少爺大富子在路上玩。長山爹老遠就喊他叫他躲開，可是大富子仗着他家的勢力不但不躲，反用磚頭打騾子。騾子一驚，拉着空車跑起來。長山爹嚇慌了，用盡了全身的力量才勉強拉住。可是已經晚了，騾子把大富子撞倒又在他腿上踩了一腳。雖然沒傷着筋骨，皮肉却青了一塊。

秦二虎一聽到這件事情，立時像野獸一樣的吼叫起來。叫狗腿子們把李明義拖來按倒在地上，就用燒火爐的火棒，劈頭蓋臉地連砸帶戳，狗腿子們也七手八腳地亂踢亂打，一氣就把李明義活活砸死了。這樣還不算完，接着又霸佔了李明義家的田地，把李長山母子趕出了村子。

李長山被地主害的家破人亡。就只有和娘各處討飯吃，娘兒兩個受苦受罪過了一年多，後來娘託了人想了好些辦法，才把長山介紹到礦上去做工。

李長山母子被趕出去的那一天，姐姐正巧住在老娘家。她聽到消息連忙趕回

來，長山已經走了，兩個人連面都沒撈着見。她的心裏說不出是多麼的難受，急忙地奔出了村子要去找長山。可是往哪裏去找呢？誰知道他往哪裏去了呢？

小妞妞整天價無精打彩，臉也不願洗，飯也不想吃。

妞妞娘也發愁了，她再三地勸說着女兒：「死了心吧，孩子！別再想李長山啦！想也沒辦法哩。我託人另給你找一個好女婿，準不差起李長山！」可是，佔滿了小妞妞心的，只有李長山一個人，說什麼她也忘不了李長山，因此也就更恨秦二虎。

二

一年過去了。妞妞聽說長山在外邊當了礦工，心裏很喜歡，她想長山一定會回來的。她白天黑夜地盼着等着。三年五年又過去了。長山還沒有回來。日本鬼子佔據了礦區，漢奸也到處殺人放火，人們都估計着：「長山這人準完了。」可是妞妞不信。她還是照樣的盼着等着。妞妞十八歲了，長成了一個很漂亮的小姑娘了。

這天，妞妞娘正在做飯，門口進來了韓五媽。韓五媽一見妞妞娘，把大嘴一裂

笑了，笑得臉上像一個泥缸裂了紋。

「姐姐！給你送財神來了！」

「飯都吃不上了，還有什麼財神！」姐姐抬頭看見韓五媽手裏拿着一些耀眼的花布和點心，就接着說：

「韓大嫂子，拿這些貴重東西又要給誰家說親？」

「這回是給咱自己說親！」韓五媽得意地笑着，說起話來滿嘴冒沫：「這是秦二爺的好心，想把咱姐姐說給他小舅子。你看這門親事要成了有多好！」還沒等姐姐開口，她又接着說：「姐姐呀！你該當有福，這真是半路上遇見財神！」

姐姐一看這些禮品，確實怪好，可是一想到秦二爺的厲害，又有些害怕了。她考慮了半天，才說：「這件事，我還不敢作主哩！得和他爹商議商議。」

楊忠厚也知道，把女兒嫁到秦二虎家裏，是不會有好日子過的。可是又想，秦二虎那傢伙可不好得罪呀！再說，李長山已弄到這步「天地」，也很難和他成親了。想來想去，還是沒有主意。就說：「問姐姐吧！她的事情，她願意就行。」

韓五媽臨走的時候，把采禮留下了。姐姐叫她明天聽信。韓五媽走到門口，

又囑咐着妞妞娘說：「這件事情，你兩口子可別錯了主意，這是別人家求也求不到的事情哩！」

妞妞娘被她說的，心裏有點動了。

妞妞從山坡上拾柴回來，一看見這許多紅綢綠緞的，就很驚奇地問娘說：「娘！這些東西是哪裏來的？」

妞妞娘想妞妞聽了也許會高興，就忙着向女兒面前「報喜」說：「妞妞呀！秦二爺要把他的小舅子給你當女婿哩！你要享福了！」

妞妞聽了像晴天打了個霹靂，把頭都震朦了。只氣得渾身發抖，眼睛睜的圓圓的說：「哎呀！娘呀！你怎麼叫你女兒往火坑裏跳呢！秦二虎是個什麼人，咱還能和他家成親！」

娘沒想到閨女會不願意，心裏有點不高興：「你去了，有吃有穿還不好？」

「我才不貪圖吃穿哩！秦二虎家，我死了也不去！」妞妞平日那副紅潤的臉，早氣得發青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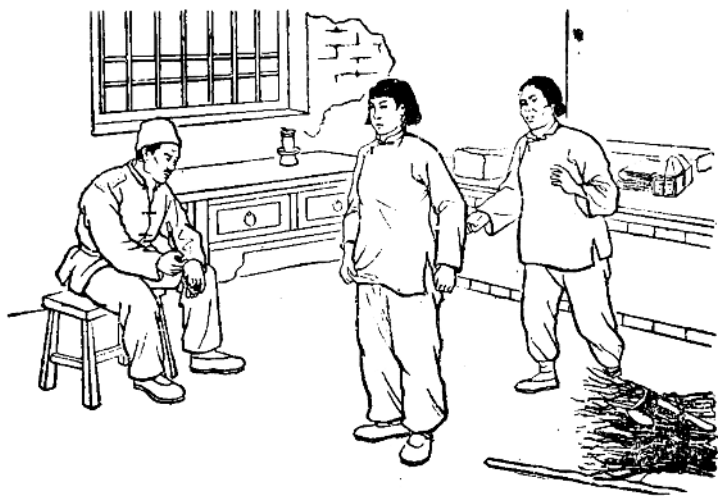
妞妞娘見閨女這麼大氣，不敢再說什麼，就用眼瞅着妞妞爹，想叫他再出來擋

一陣。

妞妞爹抱着頭想了好一會才說：「孩子不願意就算了！你沒見劉家的閨女！嫁到秦二虎家裏和進了閻王殿一樣，天天挨打受罵，人家一個好閨女，被秦二虎糟蹋成什麼樣子！」

妞妞娘被丈夫這麼一說，又看到女兒是堅決不和秦二虎家成親，沒有辦法，只好咬咬牙拿起炕上的禮品去找韓五媽。

韓五媽見到妞妞娘，就滿臉假笑的迎了過來：「怎麼，哪一天把妞妞送到秦二爺家？」



「……秦二虎家，我死了也不去！」妞妞的臉都氣得發青了。

可是她一看見妞妞娘拿着禮品，心裏就有些冷了，勉強地笑着問道：「妞妞娘！你嫌禮少嗎？怎麼又把禮送回來了？」

「妞妞這孩子怎麼說也不聽話呀！」妞妞娘在炕沿上坐下，嘆了口氣。

韓五媽的臉氣得乾黃，狠狠地望着妞妞娘，責怪她：「自己的女兒都管不了，真是沒有用！」

妞妞娘抱屈地低下頭，低聲地說：「我作主倒是行，可是要強訂下，到時候鬧出三長兩短怎麼辦，俺妞妞的脾氣可倔哩！韓五嫂，我求求你，到秦二爺面前多說幾句好話吧！」妞妞娘擦着眼淚。

韓五媽見妞妞娘變了卦，眼看着自己到手的財帛又跑了，心裏好不發火，氣忿忿地對妞妞娘說：「無用鬼！別在這裏哭了，采禮是你留下的，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！有話你自己去和二爺說吧！」

妞妞娘本想爭辯一下她還沒有應許，可是又怕衝撞了韓五媽，事更不好辦。就苦苦地向韓五媽哀求着：「還是麻煩你去給秦二爺說吧！」

韓五媽也是怕到秦二爺那裏挨罵，就拉着妞妞娘說：「你又不是不認得秦二

爺，走！我和你一塊去，有話好說！」

妞妞娘心裏像揣着一個兔子，撲撲亂跳。緊緊跟着韓五媽，一步一步走到了秦二爺大門口，跨過了高門檻。

秦二虎正在和他的小婆子歪躺在炕上抽大煙，看見韓五媽和妞妞娘，身子連動都沒有動，只懶洋洋地問了一句：「啥時候把妞妞送上門來？」

秦二虎剛一說完，就一眼看見了妞妞娘手裏拿着的禮物，他看到她那害怕的樣子，不用說也就明白了。他用力吸了一口煙，從炕上坐起來生氣地說：

「怎麼啦？又把禮送回來了？劉寶子配你妞妞配不上嗎？」

「話不是這樣說，秦二爺！二爺家要俺辦的事，不敢不去辦。可是，這回提的這門親事，俺小妞妞說啥也不願意，叫當爹娘的沒有辦法，還是求二爺……」

「胡說！」秦二虎瞪起了像牛一樣的眼睛：「親事已訂了，又來找啥麻煩！沒有這種道理！過幾天我的小子就去娶親！」

妞妞娘又哭又求，秦二虎哪裏聽這一套，他放開嗓子喊着：「來人哪！把她拖出去！」

接着，幾個狗腿子從外面進來，把妞妞娘連拉帶拖地趕出門外。

妞妞娘哭着往家走，韓五媽又從後面急急忙忙地跟了來，奸笑着湊在妞妞娘身旁說：「妞妞娘！秦二爺可是太行山的老虎，不好惹！我看你還是回去勸勸妞妞吧！」

妞妞娘心裏想：胳膊扭不過大腿，只好再回家勸勸女兒。可是勸又有什麼用呢？妞妞娘知道閨女的性子，也知道她和李長山的感情。她重重地嘆了一口氣。

這天清早，妞妞有氣無力地挑起木桶來到村頭去挑水，樹上的麻雀唧唧喳喳地叫得煩人，她覺着心裏像一團亂麻一樣。渾身發酸，挑着兩隻空桶也覺着壓得肩膀痛。她剛提上了一桶水，就看見一個青年姑娘提着水桶走了過來。

李大蘭也是秦家峪村人，前年被秦二虎用錢買去當「丫頭」。這女孩子原先也長的很精神，可是，到了秦二虎家不到二年，就被折磨的像個小鬼一樣。從前，她和妞妞常在一塊玩。她實在不願意看着妞妞這個好姑娘也走自己的道路。現在，她來到井上就很快地走到妞妞的身邊低聲地說：

「妞妞！你爹和你娘瞎眼了嗎？怎麼把你許給秦二虎的小舅子了？」

「娘許下了，我可沒答應。死了我也不到秦二虎家去。」妞妞放下水桶，用袖子擦了擦頭上的汗。

「妞妞！恐怕你不願意也不行了！秦二虎的小舅子劉寶子後天……」

妞妞一怔：「後天怎麼的？」

「後天就要去娶你，你不知道嗎？秦二虎早安排好了，說是到時候你不幹，他就要搶……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我還和你說瞎話嗎？」

妞妞一陣頭暈耳鳴，幾乎跌倒，眼前飄着一些小亮星，站在井邊，半天沒說出一句話，眼淚流了下來。

「妞妞，別哭！快自己拿個主意吧！」

李大蘭勸了妞妞一陣，就提着水走了。

妞妞呆地望着李大蘭瘦小的背影，從李大蘭身上她似乎看到自己將來的影子，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難過。她看着臉前的這口井，心裏起了死的念頭：「跳井

也比到秦二虎家好！」她向井邊靠近了一步。可是，也在這時候，她又想起了李長山，那個佔滿了自己心的人，她想：不能這樣輕易死了！長山還活着，長山在礦上，我為什麼死呢？我也要活着，我也要出去做工，自己掙飯吃，逃出秦二虎的虎口，去找長山！」想到這裏她覺着輕鬆多了！

一陣鐵筒的聲音傳過來，她知道是有人來挑水了，就急忙把那一隻還沒有盛水的木桶放下井去，很快地提上了一桶水，挑着就回家去了。

水缸裏裝滿了水以後，她和娘說要去拾柴火，娘囑咐她早點回來。

妞妞什麼也沒帶，就跨出了家門。一陣陣清風吹到她身上，她覺着前邊是一條光明大道，自己好像走晚了似的，恨不能立時見到長山。脚步加快起來，就像出籠的小鳥一樣，飛似的向着礦井的路上匆匆地走去。

三

李長山自從下礦井幹活到現在，一直就像被關在地獄裏。一天到晚得幹十四個鐘頭的活，累得筋骨酸痛，一不小心，把頭的巴掌就打在臉上。像小牛一樣棒的身

體也被折磨壞了。

日本鬼子佔了礦山，就更加厲害了，鬼子們只顧掠奪我們中國的煤，哪裏還管工人在井下的安全。下了井，就得「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」，說不定哪時就出危險。礦上幾乎天天都向外運死屍。有一次井下來了大水，一次就淹死了三十九個工人，李長山幸虧跑的快，才沒有被水捲了去。

他在休息的時候，也常常想起他的媽和自己心愛的妞妞來。媽住在舅舅家，他以前還去看過兩次，自從鬼子來就再不讓出去了。妞妞呢，自從離開家這五六年，就一直沒有見過面，也沒有聽到她的一點音訊。在礦井裏幹活，簡直就像被隔在另一個世界裏。他常常擔憂地想：妞妞心裏還想着我嗎？她還能愛一個下煤窯的嗎？她的爹娘是不是給她找主了？……在這裏做工，就像帶着鐐銬一樣，行動都不得自由，怎麼能去看望妞妞呢！

他每天睡覺的時間不到八小時，在睡着的時候常常夢見妞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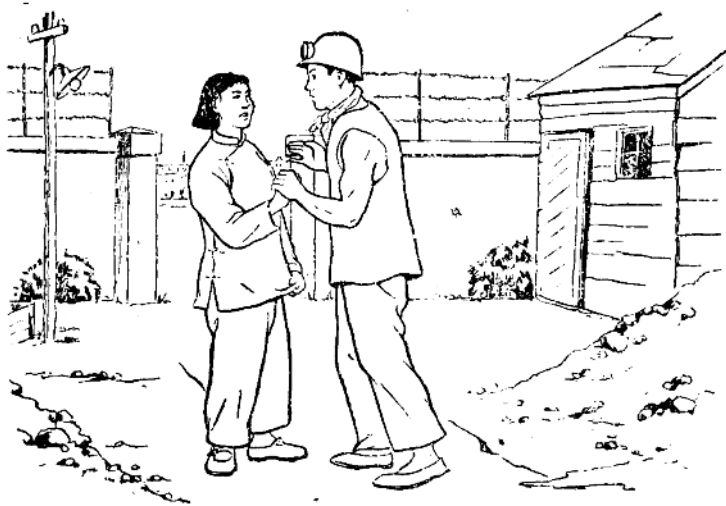
這次，他採完了煤，從井下上來。看門的老頭子劉振峯走來喊住他說：

「長山！有人來找你，說是你的妹妹！門崗不讓她進來，我說了好多好話，才

答應的。你快看看去吧！」

李長山想：我沒有什麼妹妹呀！也許是聽錯了吧！他腦子又一轉：莫非是姪女，可是這麼遠，她怎麼會來到這裏呢？十七八的大姑娘了，她爹娘也不會叫她來呀！他胡亂猜想着就急忙跟着劉振峯走到大門口。

五六年沒見面，姪女變了，她變得高了，瘦了，也更俊了，可是她那雙眼睛還沒有變，長山一看見這雙眼睛就認出來了。他立時快樂起來，所有的愁悶和疲勞都被姪女的亮眼睛照沒了，他緊緊地拉着姪



長山緊緊拉着姪女的手說：「姪女你，你怎麼來了？」

妞的手：「妞妞你，你怎麼來了？」

妞妞站在李長山的面前，看着李長山被痛苦折磨得又瘦又黑，簡直變成了另一個人。她一陣酸鼻，眼淚流了下來。看門的老劉，不知是怎麼回事，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們。那個站崗的鬼子，瞪着眼睛用刺刀威脅着他們叫他們趕快走開。

李長山把妞妞領到一個僻靜的地方，兩個人談着分別後的經過，妞妞向李長山哭訴着自己的遭遇。

李長山聽了又喜又恨，喜的是妞妞一直沒有變心，恨的是秦二虎對窮人這樣毒狠。現在，自己盼了好幾年的妞妞到底來了，可是把她安置在哪裏呢？住在礦上是不行的；一來自己養不活她，二來鬼子和把頭也不允許。他想了半天，才想出一個辦法來——離這裏不遠有一個黑石溝，那裏是個來往運煤的地方，有好多從別處逃難來的人在那裏拾煤渣過日子。可是住在哪裏呢？他又想起老梁是他知心的朋友，他的家離這裏很近，也許能幫助他。

他把自己的意見向妞妞說了，又問妞妞：「妞妞，你看這樣行不行？咱難得還能又遇在一起，就多受點苦吧！」